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四五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營業部：桂西路二十六號 編輯部：太平街十二號 電話二一六四號

報價（國幣）
零售 三分
一月 七角
三月 二元
半年 三元八角
全年 七元二角
國內郵費每月一角五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1.報頭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2.中縫前後各五每日每方二元
3.新聞版另議

最後消息

敵在寶安境登陸

（中央社翁源十二日電）十一日晨，敵軍二百餘人，在寶安屬之灣下强行登陸，向南頭進犯，我團隊當起迎擊，刻仍在激戰中。

□前方來人談：我空軍於上月底及本月初，曾至托縣及百靈廟等處轟炸。

武寧敵困守城內

（中央社樟樹十一日電）武甯方面之敵，連日經我大舉反攻，敵不支，大部退守城內，現武甯西之箬田橋，已無敵蹤。□鄂中全綫，我反攻極爲得手，漢宜公路之兩側，我迭克要點，刻我正分兩路追擊鍾祥之敵，鍾祥以南之沙灘，昨亦爲我完全攻克，我軍一部迂迴舊口，極有進展。

晉南全線反攻得手
我攻入夏縣殲敵無數
敵再圖進犯我晉西北

（中央社垣曲十一日電）晉南全綫，我軍於十日開始向中條山系之敵寇大舉反攻，我空軍並出動配合作戰，茲將已得之戰果分誌如次：（一）進攻夏縣之我軍，幾經肉搏，卒將城北門突破，敵死傷枕藉，刻在搏戰中。（二）張店侯王從善村段村之敵，均被我分別圍攻，敵傷亡甚重，現仍激戰中。（三）進擊二十里嶺（解縣南）之我軍，已將墩台嶺（解縣東南）攻佔，敵漸由解縣開到援軍，我軍仍佔優勢。

（中央社興集十二日電）六日起敵軍再圖犯我晉西北，一路由清水河趨偏關，一路由神池犯五寨，一路由靜樂侵岢嵐，七日早清水河敵千餘南犯，一股在大魚窰子與我軍激戰三小時，一股被我拒止於紅門口，神池敵一部佔併村，十日午抵老牛坡，另一股攻三岔，下午四時，敵騎二百餘侵入五寨縣城，至靜樂之敵，以步砲四百餘，八日晨四時，沿靜岢大道向西馬坊進攻，我某支隊在扶村迎擊，激戰半日，敵不支潰退西河，我正追擊中。

（中央社興集十二日電）靜樂敵一股百餘名，十一日竄擾樓家底，（嵐縣東南二十餘里）現正爲我包圍殲滅中。

（中央社興集十二日電）敵約四百名，附砲兩門，十一日晨由黑龍關西侵，一路經東坡花尖村，一路經楊莊與我軍在刁口南曜以東地區激戰中。

粵我軍克花縣圍攻增城

（中央社翁源十二日電）花縣之綫我軍，於十一日黃昏，向縣城推進，殘敵聞風先退，午夜我尖兵入城搜索，殘敵倉皇退出，爲我殲殺百餘人，城郊遺屍遍地。此淪陷五月有奇之花縣，遂正式爲我克復。

（中央社翁源十二日電）今晨粵境左翼我軍，向增城圍攻，敵軍三千餘人，與我激戰甚烈，我□□司令，親臨火線指揮，敵敗竄城內，已成甕中之鼈，正圍攻中。

汪精衛通敵經緯
高宗武兩度赴日訂立密約
轟炸西安桂林係汪逆建議

（本報十二日香港特電）此間「立報」今日發表汪逆年來通敵叛國經過詳情，極爲詳盡，擇要如左：

去年七月間，汪派高宗武（時高爲外交部亞洲司長）與日本特別使節谷正之接洽投降辦法，旋即與谷

同至東京

謁近衛商談，當時汪要求，由彼組織僞中央政府，仍用國民黨名義，青天白日旗，加入「反共」公約，承認「滿洲國」，公同開發中國，在內蒙及八路軍活動區域，由彼要求日本留駐軍隊協同「討伐」，其餘區域日軍撤退，暫時不反×，任×退至雲桂川三省，俟汪所組織之僞中央政府成立後，如×不就範，再由汪政府下令「討伐」，時近衛對「暫不反×」一點，請日本出兵協助，當

斷然拒絕

於是高宗武返滬至港後，汪即從事佈置反×運動。其後此事爲蔣委員長所知，即電渝將高

撤職查辦

汪得知後，即趕爲彌補，故以國府命令發表時，居然稱『辭職照准』。至九月下旬，汪見日軍不能攻下武漢，彼之計劃不能實現，爲使日軍迅速攻下武漢起見，即建議日本進攻廣東，因保衛武漢之前綫，粵桂籍軍隊最多，如華南動搖，軍心將受影響也。汪一面請日軍進攻，一面則利用其職權，分遣黨徒，散播日軍決不犯粵之消息，以鬆懈粵省戒備，而汪則於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之日，與日軍佔領廣州之日，

兩度發表

「和平」談話，完全爲有計劃之配合。至武漢淪陷後，汪即積極佈置投降，與日本約好進行步驟，至十二月初蔣委員長到重慶，汪九日謁蔣，呈近衛擬發宣言之條件，蔣謂「日軍未退出中國領土前，什麼條件都不必談」，故原約定之十二月十一日，近衛未發宣言。汪又擬利用將領不能返渝出席，堅主十二月十五日召開五中全會，以爪牙包圍蔣委員長接受議和，蔣委員長

嚴詞拒絕

汪不得已而於十二月十八日出走。本年元旦被開除後，汪即與日方積極勾結，在港與東條英機（前陸軍省次官，現任航空總監，爲少壯派中心人物）的代表及和知英二接洽，同時高宗武梅思平來滬活動。二月中又派周佛海來滬。當時汪向日本之要求：

轟炸桂林

南昌，襄陽，沙市，長沙，西安，韶關，貴陽，梧州，重慶，常德十一處城市，並給予一千萬元，以收買軍隊，改編反共同盟軍七一師。貴陽，桂林，萬縣（重慶在霧中未看清）等處，所以慘遭轟炸，即出於

汪之建議

二月十七日高宗武又奉汪命赴日接洽，不久即有「喜多計劃」發表，企圖動搖中國內部，與汪亦有密切關係。汪與日本之秘密協定訂立後，高宗武周佛海又於日軍佔領南昌之後再度赴日，當有

進一步的

行動做出。據外人方面消息，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河相達夫與自稱爲日本之希特勒的中野正剛最近在滬，與汪系某中委（非周佛海）等協議，一方面擴大

反英宣傳

以移轉華人視線，一方面積極從事「和平」運動。

敵機械化部隊無用
華中我軍必能擊破敵據點
美報觀察中日戰局

（中央社紐約十一日哈瓦斯電）關於中日兩國戰爭形勢，紐約民聲論壇報，頃發表社評云：日軍對於湖南省所進行之攻勢，顯已受挫，華軍若在多處前線進行反攻，當可擊破日軍在華中所據各線各點，按之外國軍事觀察家所見，日已獲有苦痛經驗，深知日軍倘與華軍肉搏，則此種華軍無論其爲苦力或學生，均非日軍所能敵，準是而論，中國軍隊若在十餘處前線從事反攻，則日軍機械化裝備所佔優勢，必爲華軍所打破，益以游擊隊之擾亂，則日本榨取中國財源之幻想，必告消滅，日軍對華之冒險舉動，將在數星期之內，入於緊急關頭。

短評 全民仇敵

汪逆精衛賣國求榮，喪心病狂，敵人的攻佔廣州，敵人的轟炸桂林，長沙，西安等地，原來皆是出於汪逆精衛的建議，這種不惜犧牲國土，置同胞於死地的卑鄙毒辣行爲，只要稍有天良的人，莫不爲之義憤塡胸，汪逆精衛是全民族的仇敵，全人類的死對頭。

然而，最恬不知恥的，却是汪逆精衛在那裏口口聲聲地高叫着：「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我甯可犧牲我自己的生命」，但是，廣大的土地淪入敵手，萬千的同胞的無辜犧牲，難道也是汪逆精衛一條狗命所能抵償得了的嗎？

我們不能忘記汪逆精衛勾結敵寇是企圖消滅我全中國的人民，打倒敵寇，打倒汪逆精衛以及一切漢奸走狗，是全中國每一個人民的責任。（啓）

敵向崇通增援

（中央社訊）敵兵萬餘人，昨由靖安星夜向通山崇陽一帶開動，似有積極企圖。

西叛軍有所策動
義軍續在西境登陸
法協議如何與英採取對策
英屬直布羅陀港已有預防

（中央社英屬直布羅陀港十一日哈瓦斯電）客有自西班牙國南部來此者，據談稱：義大利國陸軍部隊，又有一批曾於本月八日在西國加第斯港登陸，此間軍事當局，現於每日晚間，在轄境邊界採取預防措置，不准任何人自西國拉利奇亞城進入本港。

（中央社倫敦十二日路透電）據每日電訊報訪員電稱：西法邊境之桑坦得爾，現有大批西班牙軍隊集中，法方已予以密切之注意，蓋現西班牙當局，以軍隊復員爲名，已開始對軍隊作重要之調動云。

（中央社巴黎十二日合衆電）法內閣昨日舉行協議，俾決定一旦西班牙如與軸心國家合力有所策動，足以危害民主國家在地中海之利益時，則應如何與英國採取對策。

地中海攻守計劃業已擬定
英法艦隊集中地中海

（中央社倫敦十二日合衆電）英法兩國艦隊，聞已於接奉秘密命令後，向地中海集中，據政府高級當局稱：有關方面業已擬定具體辦法，規定一旦如保加利亞經由義大利之援助，或並無義大利之援助侵犯羅馬尼亞或希臘，則土耳其應進攻保加利亞，據估計，法國內閣已命令四十萬人入役，其平時武裝實力六十五萬人尚不在內，英王此次忽遽返京聆取首相張伯倫之報告，使人回憶及去年九月之故事，即英王曾於歐局緊張之時，特爲簽署艦隊動員令而返京一行也。

希臘準備應付事變

（中央社雅典十二日路透電）希各報咸謂希臘人士，決以全力保衛獨立及領土之完整，目前之鎮靜，絕非消極之意，希陸海軍已準備一切，以防猝變云云。

生活書店
各大雜誌
內容充實 售價低廉

全民抗戰：五日刊，每份五分 半年元半 全年三元 韜奮柳湜編輯 有分析，有評論，有通訊，有圖畫，是抗戰時期唯一的大衆讀物。每逢五，十日發行。
世界知識：半月刊，每冊一角二分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角 金仲華編輯 報告事實，分析時事，使讀者明瞭國際現勢及我國國際地位，文字精闢，觀點正確。
戰時教育：半月刊，每冊五分 預定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五分 生活教育社編 本刊基於「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的見地，作戰時教育問題之討論與規劃，並提供具體的意見與方針。
婦女生活：半月刊，每冊一角二分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角 沈茲九編輯 報導各地婦女的動態，提煉婦女工作的經驗，指示婦女以救亡的途徑。
文藝陣地：半月刊，每冊一角二分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角 茅盾編輯 「文藝陣地」薈萃着全國各地作家的作品并討論各種文學問題，並且反映抗戰時期的前方與後方的全貌。
讀書月報：月刊，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二角 寒松，史枚編輯 本刊以提倡學術研究，幫助讀者自動學習爲宗旨。內容包括學術論著，社會科學講座等十餘欄。
國民公論：半月刊 每冊售價自一角至二角 暫不預定 胡愈之，千家駒，張鐵生編輯 以討論抗戰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問題爲宗旨。是目前唯一的「建設的，批判的綜合半月刊」

生活書店發行
桂林 柳州 南甯、桂平 衡陽 零陵 常德 長沙 沅陵

兒女教育 婚嫁費
雙親將來 養老費
個人事業 準備費
怎樣解決？
加入本會每月僅儲三元，六元，或十二元，
既能化零爲整，每月又有抽中特彩
國幣二萬六千餘元之希望
中央儲蓄會桂林分會
會址：中南路一百號 電話：第二六五二號

國際新聞社招練習生
本社擬招收練習生兩名，以小學畢業，字體整齊，年齡在十六歲至二十歲之間者爲合格。待遇：除供給食住外，每月供給零用大洋八元有欲就者，請於每日下午兩點至四點間到環湖北路二十七號本社接洽。

雜論當前的歌曲題材和演出

陳原

對着鄉下人唱「茫茫的西伯里亞」，對着孩子們唱「古騷馬的城頭」（未改動以前的「熱血」），在反侵略遊行裏唱「流亡曲」，還是可笑的。既然覺得可笑了，還讓它一直存在下去麼？不！我們得肅清這些可笑而且可恥的現象！

二十個月來我們的音樂運動完全是散漫的，甚至許多地方停留在自發的階段。二十個月來若干地方若干人物只把音樂特別是歌詠當作「擺場面」的裝飾品。二十個月來音樂的創作是提高了水準啦，但是依然漫無計劃而且在最近竟表現出沉寂的樣子；音樂的演出，不是當作可有可無的裝飾品（例如在演劇中隨便插些音樂節目），便是毫無計劃地胡亂砌成一個節目單；歌曲的題材是狹窄的，還有就是一般的，激動的表面的，廣泛號召的（這是應該的，適合第一階段的歌曲題材）；樂曲的創作上除卻一些顯著的成就以外，（例如用五音階的「長城謠」。）表現出兩極化的傾向：純西洋式的（例如陳洪的「衝鋒號」以及馬思聰的一些歌曲）和純中國式的（小調的填詞）；歌曲的演出技巧主要的是獨唱或齊唱，或輪唱，（不注意主題的明顯表現底合唱或輪唱，在許多地方只得到不快的結果）；歌詞大部份還不能夠通俗，甚至古老的文言也常常出現（例如樂宗岱自鳴得意的「戰歌」）；而演出者往往是不顧聽者了解程度，作「報銷主義」的歌唱，（我在某地見到一個流動宣傳隊隨便在每一個鄉村裏唱幾個歌就拉隊走了。）

但是二十個月來音樂運動一點成績都沒有麼？不，決不，要是一點成績都沒有，爲什麼義勇軍進行曲連五歲小孩也唱得滿好呢？爲什麼街頭巷尾都聽見或多或少的一兩句新歌呢？爲什麼廣東士兵同志大部分已經不唱「你呢個爲豬兒……」（粵曲）而哼着「動員，動員，要全國總動員」呢？爲什麼學校里很難聽到黎明暉式的花腔或者 I belong to you 的肉麻電影曲呢？

問題顯然不是成績有沒有。而是在新階段裏要克服過去那許多弱點？要向那一方面進軍？要怎樣才能使音樂運動配合新階段的抗戰形勢，來充實抗戰精神總動員？這一切才是音樂工作者當前所要理解和研究的問題。

首先是音樂運動的計劃化，這必須有全國的組織，有地方的組織。而各方面的音樂工作者必須消除成見聯合一致。互相排擠互相輕薄互相攻擊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地方上建立一個强健的組織，才可以有計劃地展開我們的運動：全國有一個强健的組織，才可以推動各地的音樂運動。

其次是新階段歌曲題材必須是多面的，必須是建設性的，（不光是刺激的）必須表現加緊團結的必要，擁護領袖的熱誠，軍民合作的加深，建設生產的加强。因此歌曲家必須過着豐富的生活：要到前方去！到戰地去！到後方去！躲在音樂室等待靈感的降臨，這樣的事已經不存在了！

第三是作曲的方法必須以中國爲立場，說西洋音樂是「沒落的資本主義期的垂死音樂」，這顯然是無知；說中國音樂是「毫無價值的原始物」，這簡直是蠻橫。研究中國音樂，西洋音樂，吸收它的精華，創造新中國的音樂形式。這是目前歌曲家的任務。

第四是演出的水準必須提高，而所謂提高並非把歌曲弄得「深奧」，而是怎樣去咬準字音，校正音階，適當地表情。而合唱是演出者最好的試金石，至少在演習上要經常作合唱，但一方面必須創造新的歌詠方式來使廣大的羣衆可以接受。

關於廣西的非漢語

參考資料以及作者的介紹

丁下

以上從權語說起。再講到儸歌和羅羅文。關於儸語，有趙元任氏的「廣西儸歌記音」，所記的，其實是儸人唱的漢歌，是從儸山羅香村徵集得來，五種儸人中自稱「正儸」者跳舞時所唱的歌中「甲子歌」。此書由史語所出版，定價一元，現在該所地址是昆明拓東路六六三號。作者趙元任氏，近年來專任史語所語言學組主任，現在在檀香山（火奴魯魯）的夏威夷大學講學。

除了五百萬以上漢化程度最高的僮人不算特種部族以外，廣西的特族，最多的該是儸人，似乎儸的中心是在廣西，反之，廣西的苗人和羅羅人……等等，都不太多，苗的中心，或者是在貴州，羅羅的中心也許在雲南吧？此所謂中心是指主要的多數所在。

廣西儸語的data非常豐富，我們手中僅有趙氏此書，不過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記的只是儸人的漢歌，附錄中稍爲記了一些儸語字，眞正關於儸語，僅見李方桂氏「廣西凌雲儸語」一文，載於史語所集刊。中山大學及史語所人類學組的儸山調查報告及論文，也是應參考的。在桂林，常常可以看到國防藝術社張家儀女士仿效的儸舞。上舉「儸歌記音」書中簡略的附錄了儸歌樂調。據我所知，桂林音樂協會在這方面可能做些進一步的工作。

講到羅羅：廣西各種少數民族之中，僅只羅羅有文字，即丁文江氏所稱爨文，參考資料：（一）丁文江氏「爨文叢刻」商務出版，價十元，（二）白俄人類學者史祿國氏（Shirokogoroff）的論文「記羅羅音」，見史語所集刊。作者現在大概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書。（三）楊成志氏最初是專研究羅羅的，後來到法國研究人類學，民族學，回國在中山大學教書，現在校址雲南澂江。楊氏發表關於羅羅及爨文的中法文作品多種。

關於羅羅文字，我想說到兩點：（一）我覺得看上去爨文形體很像漢字的章草，如果由會寫章草的人去模仿着寫出來該很好看。——這只是個人的臆說。（二）丁文江氏在爨文叢刻序中提到羅羅話文與歷史上的西夏國書有關。國內，王靜如氏是西夏專家，有「西夏研究」三輯幾大厚册，由史語所出版，可供參考。其他論文見同所集刊。王氏從法國回來不久，現在大概還在北平中法大學教書。

羅羅文字似乎合用於巫術方面。我說巫術，因爲她的原始信仰，似乎還不到宗教的程度。

中央研究院所做非漢語工作，除了西藏語有趙元任氏的「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詳注）記音，又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李方桂氏論文及獻給龍果夫氏（Dragunov，即中文拉丁化的主要起草人）寄稿以外，倒是關於廣西方面的還多少做了一點，前列「廣西儸語記音」「龍州泰語」……等等。

開明書店出版林語堂氏「語言學論叢」（價一元八角）譯有瑞士戴密微氏（Demieville）「印度支那語言書目」，其中完全沒有關於廣西的，但也可供參考。此外如花苗，黑苗，麼些……等等文字或羅馬字拼音的聖經，可以從上海買到，書價低廉，這也是一批參考品。近來，由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二組（語言學），第四組（人類學），西南聯合大學的工作，及關於雲南方面的民族及其語言，我們知道得比較多一點。昆明出版的刊物「西南邊疆」中也有些資料。我還忘了舉出聞宥氏的論文，聞氏現在大概在昆明雲南大學教書。

失明的燈

覃子豪

連敵警戒兵
也看不見的黑色的街燈啊
在電線上，高高地，高高地
同天上的星辰對語

——我在黃金的夢幻滅之前
我看見幸福的人們過着苦難
幸福的人們
像羔羊一樣在敵人刺刀下死亡
在炮火的密集下逃遁
我親眼看見這幕悲劇的開始

我呀！一個兇犯殺人的見證

——黑暗嫉妒着我
他將這光明的不能掩蓋犯罪的時間
要沉入深深的黑暗
我還沒有看到悲劇底結局
就破壞了我底眼
破壞了我底眼

——我現在是失明了
但我的心却是非常完整
在恐怖時代敲着喪鐘的時候
我將像你一樣再放光明

和平村記

·連載·俘虜收容所訪問記

鹿地亘 作 馮乃超 譯

（64）

「我曾經在札幌呆過。「埃奴」女人是喜歡內地男子的。一樣的受歡迎啊。到內部去，村長之類款待得眞是無微不至，據說非常想要內地男人做女婿咧。」

「當眞麼？」鼬鼠似的青年說。

「當眞的。很受溫柔體貼哩。不過徽毒可流行得很利害。」

「是什麼道理呢？」

「還得說麼。亂七八糟的傢伙混進去了啊。」

我點動了頭。他像是求我的贊成似的伸出臉孔，睜圓眼睛，目光倉遑地動着。

「那可不是麼。都是些把十條變成十二條傢伙啊。沒有和這種文明人往來以前，那會有那樣悲慘的事兒呢。不然的話，「埃奴」老早已經是斬草除根了的。」

是的——那個面目灰黑的先生像要這麼說地頷首了。——我心頭的話給你說出來了，他這樣全盤同意的樣兒。我繼續說下去，「說起來可憐得很。弱小民族因此發怒時，便脹起青筋嚷着膺懲了。想想看——騙子在說要膺懲人哩。」

「那有時候是難免的。……不過另方面說，女的方面不也有不是的地方麼？」

「爲什麼呢？」

「就是說，因爲反宣傳和恐怖的先入觀念，女的方面不也有引人這麼做的地方麼？……曾經有過這樣的事兒。在山西碰到的事兒。在一個村子裏，一家賣煙捲的鋪子有個姑娘，正好是車子出發的時候，探探口袋沒有煙捲。回轉身來到那鋪子去。橫豎買麼，得從姑娘手裏買吧——可是，到了那兒，人不見了。這麼一來，心裏倒放不下。跑到屋子裏去，裏面也找過了，那兒也找不着。忽然見到大的缸，隨便瞄了一下。咳，天曉得，姑娘正在那裏頭渾身發抖咧。」

「老兄也渾身發抖了麼？」

哄的一聲都笑翻了。瘦臉青年把眼睫毛眨得更加利害，紅着臉否認了。

「不。正好是趕着出發的時候啊。那有閒工夫那個——呢！」

可是，同伴沒有停止發笑。「不見得吧，一定發抖了的！」結果他也被勾引得哈哈哈地笑起來，「那，老兄，碰到奇妙的興動就算迦若藤也免不了發抖呢。說老實話，出發以後在車裏面，心裏總丟不開那女人。……所以說麼，女人也多少有點兒不是啊。」

「作賊的也會有這麼說的傢伙，怪你家裏門戶不小心啊。我這兒有一部分你們戰死了的戰友的日記。有個傢伙老老實實寫在日記上：……某月某日，解決了姑娘，起先心裏鬱不舒服，第三次以後便好了……」

有人揚起汪漁的笑聲，一看，原來就是灰黑臉的先生。像是希望多講下去似地，把鬆弛的顎往前突出。——寡默的人老早就悻悻地沈默着。瘦個子青年狼狽着。

這是眞的。日記就在這兒。各色各樣的事實也在這兒。用不着把眼睛瞪開的。我不想責備那些不幸的士兵。然而，他們——法西斯蒂的御用新聞記者，如果照例說是國賊鹿地的反宣傳廣播的話，我可以拿出戰死者日記的一端做證據，他們能夠在光天化日露面麼，能夠的話，試試看吧。舉個例子，有這樣的，還是非常新近的東西。

流浪人的生意經！

體育場的「難民攤」

舊貨當作新貨賣 舊的賣去新的來

（本報特寫）假如一提到桂林的體育場，你就會聯想到難民攤，正如提到廣州的長堤，十三行，拱日東路，城隍廟，海珠橋，你會聯想大新公司，海珠橋，綏靖，故衣攤，錢台，舊貨攤，舊書攤……那樣的聯想到軍人，商人，男的，女的，把新，舊的，各種衣服，用具，在那污黑的地皮上擺着。

非利鋼筆大洋十五元，舊絨軍服七十元大洋一套，舊珠氈一床六元大洋，甚至一歲孩子穿的舊衣服也要一元大洋，東西是舊的，價錢是新的，甚至還高些，從前一些難民，現在一些太太，小姐，一些層出不窮的舊衣服舊用具，也有層出不窮上海「國貨」？的電筒，襪子，暖壺……

在前一些時候，不但有軍服，軍用袋，馬靴，防毒面具，望遠鏡，軍毯，短劍，各種各色的東西賣，而且破籃子，破床架，古玩，各種笨重的木器都有賣，據說，這些東西都是不遠數千里，很榮幸地，乘着軍車或者公家汽車而來的，可惜又不幸地被擺在這污黑的地皮上，被敵人炸過的地皮上，等待它們的新主人；這當然是爲着了不准用軍車或公車載運家屬和家俬的原因，還有的，一些太太，小姐們覺得桂林也不安全了，因爲怕轟炸的原故，還是再向後走才「安當」，那麼，還讓一來曾經榮幸乘軍車或者公家汽車，大搖大擺的它們，不得不屈辱地擺在「難民攤」裏，作爲體育場風景線的點綴品。

舊的貨物給「新」的貨物代替了，舊的人也給「新」的人代替了。每一枝舊得不堪的西……

舊的難民把東西賣完了，往「安全」地帶跑了，一些新的「難民」，把登門賤價買來的大衣，棉被……用具，用新的價錢得意的態度來出賣，有一次，我問一位「難民」，你們賣完了，到別處去麼？他滿不在乎地說：「舊的去了，新的就會來的，這就是我們「流浪人」的生意」。

我想起了有一次找難民賣報的事情，我給他嚇了一驚！他說：「我的氣力不好，要是能挑的話，到火車站，每天挑它四五元大洋啊！我賣報能賺多少錢？我準備把一些東西去賣賣，設法找同鄉一點東西賣賣，舊貨生意還不錯呢」！

現在的體育場，從難民擴充到非難民，從舊貨攤擴充到新貨攤了，近來金華的火車運不來貨物，不然，這體育場會變成「國貨」？公司的！

隨着難民攤的「繁榮」，很多的生菜攤，一食物攤，應運而生，很多要幻術，唱京戲，甚至賭博的抛圈子也在那裏大擺擋口，現在的體育場已經形成一個特別市場了，賣貨物的人是五光十色，而往那裏兜圈子的人不但有軍人，學生，摩登女人，甚至鄉下的老百姓也有……。

一擺一擺上海來的「國貨」？正和場外堆積的垃圾那樣，它會繁殖着無窮的毒菌，浸蝕着人們的健康，我們要一個清潔運動吧！（加因）

演劇九隊響應獻金公演

觀衆感動當場獻金

桂林兒童節的的兒童獻金運動，許多的人都在這個有意義的號召之下，紛紛地踴應起來了，這充分地表現出桂林的兒童是怎樣地負起了推動的任務。

軍委會抗敵演劇第九隊也是爲了踴應這個號召而公演「生與死」。

八時左右二三百觀衆將禮堂已經擠滿了，幾個小朋友活潑的招待着觀客。

「鐘」的一聲，幕漸漸打開了，二十多個男女青年穿着一律的草綠色制服，拿着一律深紅色封面的歌本，襯着和洽的佈景和燈光，顯得異常幽美。開始就是四部合唱，跟着是二部齊唱和獨唱等許多節目的演奏，

歌詠完了，這是休息時間。

「各位大先生，我來講幾句話，我們今日獻金，是用來準備反攻，準備機械化部隊……漢奸汪精衛大發和平議論，我們要用獻金來答覆他……桂林近來有許多日本貨，這都是我們……我們要獻金，人在後方應該發展工業……有錢的來，保衛自己的家鄉，把敵人趕出去！……」

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利用這半小時的時間在台上很天眞誠地揮動着手，將每一句富有煽動性的語句打進觀衆心坎，博得觀衆熱烈的鼓掌，並感動地踴躍的出來獻金。

坐在我隔鄰的一位小朋友說：「現在的小朋友的工作能力和大人一樣了」。

「不，有許多大人都比不上哩」，另一個是這樣地說。

「二十元……十元……一元……五角……一角……四個銅仙……」長長的木箱，像餓鬼似的把錢統統都吞了下去。

可愛的小朋友笑瞇瞇地張開小嘴很起勁地提高了嗓子：——「大先生們！我們時時都要獻金，獻金一直獻到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爲止……」

他那精明的圓小眼睛，凝視着觀衆，太感動了台下一堆一堆的人都自動的出來獻金，連那兩位坐在榮譽席上的高大的國際友人都感動得跳出來把錢獻到箱子裏去。

人們都在驚訝這些在炮火中生長起來的小朋友的力量，織着流淚和微笑的感覺。

隨後是三幕劇「生與死」的演出，博得觀衆許多掌聲。聞該劇於今明兩晚，繼續演出。（采鵜）

收容各地流浪兒

送入教養院教養

省府爲收容各地無父母之流浪兒，及其父母無力教養之兒童，送入桂林兒童教養院，教養，經飭各縣政府及各警察局，切實辦理收容，如每縣收容超過五十名以上，該縣不能設院收容教養，仍列冊將兒童送桂林兒童教養院教養。

桂行營公餘聯歡社

組織已定

推白主任爲名譽社長

桂林行營組織之公餘聯歡社，準備電請白主任爲名譽社長，並推宗灼靈爲總幹事，倪仲濤爲副總幹事，劉恨我爲會計幹事，娛樂組，推張志讓爲主任幹事，馬彥祥爲戲劇幹事，瞿雙林爲騎射幹事，董致和爲體育幹事。並定於本週星期六上午九時舉行幹事會議。

時論

從英波協定到阿爾巴尼亞淪亡

喬冠華

據倫敦路透電，英波談判已於六日正式結束，英首相張伯倫到蘇格蘭釣魚去了，大概那兒的風波還不大。據七八兩日路透電，義軍已侵入阿爾巴尼亞，義王后產后逃亡；但是張伯倫仍在釣魚未返，大概地中海的風波還未防害蘇格蘭的釣魚。

當張伯倫發表了那三•三一維護波蘭獨立的有名的聲明的時候，我們也同時注意到四月一日的泰晤斯報的社論，爲的是防止過早的樂觀。但事情的發展果不出我們的所料。

波蘭外長柏克於二日起程離開波京，三日抵達倫敦，就在這期間我們所預料的出現了。一方面我們看到本月三日，柏林方面發出正式宣告：認爲波蘭此舉，志在包圍英國，同時警告英國，德國不能坐寺英國包圍政策完成，而無所舉動。這是挑戰。柏克到達倫敦那一天（三日），張伯倫又在下院中重行說明了一次三月三十一日聲明的意義。在未有分析這次說明的內容以前，我們不得不嚴重的指出一件意義重大的插話：在當日下院中工黨代表達爾頓氏暴露了：三月三十一日夜路透社曾發出一個報告，說，波蘭在未有獲得英國的援助以前，必須準備對德作實質上的讓步。達氏以爲此項消息的來源只有外交部，內務部，唐甯街十號和十一號，此外絕無其他來路，這件暴露已足令人寒心，如若我們再將它和第二日的泰晤斯報的社論併爲一氣，更使人不寒而慄。無怪，在當天的下院中，英國人民戰線的組織者克列曹斯氏不滿意於英首相的說明，而認爲波蘭終

自四月四日至六日這三天中，柏克和英政府繼續談判英波協定的內容；根據這期間陸續發出的消息，我們知道：第一，波蘭不情願蘇聯加入這一協定，尤其是當這一協定變成防守同盟的時候；第二，波蘭不情願和羅馬尼亞締結軍事同盟，因爲匈牙利對於羅馬尼亞的領土要求，將使波蘭的處境十分爲難，第三，英國會重波蘭的意見。

在這期間，要求其他東南歐各小國參加這一協定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這兒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每日郵報對於羅馬尼亞的意見，它以爲英國在未有邀請羅馬尼亞參加這一協定以前，應該慎重考慮，因爲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關係太複雜。注意！柏林已經在這兒發現了最弱的一環。

英波談話結果，作一結束，又在下院中報告一次。他說，在原則上，英波兩國政府已完全一致；但應用此項原則之具體條件則尚未作出；而同時此項協定，並不妨害英波與第三國家締結其他和平條約。至於何種事態方爲威脅波蘭獨立；張伯倫氏則一無所言，只說，這是將來討論的課題。在目前所可比較確定的，是英波協定將爲類似法波協定的一種條約，或者就是英國直接加入法波協定。

單以這幾點，任何人都無從判斷英波協定的價值，尤其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中。我們知道，捷克在去年九月曾有過與這英法波協定相同的保障；而即在本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英法還有保障捷克國境的義務，但是其結果呢？

可是，就在這種不前不後，不左不右的狀態之下，英波談判結束，張伯倫先生釣魚去了。因爲艾登已撤回擴大內閣的提議，大不列顛的內閣海洋又歸風平浪靜；因爲希特拉很顯然的已暫時終止他對於波蘭的苦迭打，從而一時不會刺激英國內部再生浪潮。

但是希特拉和莫索里尼在這期間並未睡覺。

第一，他們雖然對於波蘭不願拉進蘇聯表示滿意，但是却警告他：波蘭不能參加包圍德國的策動，牠或者和德國合作，割讓但澤和迴廊，德國保證波蘭九十年的和平；或者就是和英國合作，那「原則上」的同盟，但是那包含了無窮的危險。正如同：未訪英以前一樣，柏克先生還是毫無移動的站在這歧路之中。

第二，他看穿了羅匈這最弱的一環，他馬上就抓住了這一環來充分的利用。海通社五日匈京電：匈方輿論以爲羅匈國境絕不能長此維持下去；官方報紙以爲羅匈關係已成倫敦談判之中心；羅馬尼亞接着就緊張了起來。

莫索里尼，在這期間：

第一，他先放出併阿的消息來探試，六日張伯倫在下院回答道：英國在阿爾巴尼亞無直接利益，但是英國却願致意於世界和平之維持。張伯倫說完了這話，就去釣魚去了；同日晚，莫索里尼亦開始在阿特里亞海釣他的魚——那是眞魚，義軍於六日晚出動，七日晨侵入阿境，阿京已陷，而張伯倫未返。義大利完成了阿爾巴尼亞的佔據。

第二，羅馬於昨日正式宣佈叛軍西班牙加入德日意反共協定。

不要誤解，希特拉和莫索里尼的行動絕非偶合，而是完全一致的；數日以來，德義參謀部已在布蘭諸開着會議。

現在全世界正爲義大利侵阿事件籠罩着，那麼讓我們來一談阿爾巴尼亞淪亡的意義。

目前，全世界的報紙差不多都在斥責南斯拉夫坐而不動，拒絕了阿爾巴尼亞的求援，這是不負責任的高調；南政府完全懂得這當中的奧妙。他們怎麼想呢。他們公開的說道：近來那索古一世和英國勾搭得太利害了，所以才引起了這一次的滅亡。那麼唯一的結論是：在目前的情勢下，從今以後，不但東南歐諸小國，不敢加入英國的所謂止住希特拉同盟，而即是和英國來往的亦將在被禁之列。

南斯拉夫呢，請諸位打開地圖來看一看，北面抵住德國吞併了的奧國和控制了的匈牙利，南面抵住義大利吞併了的阿爾巴尼亞；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或經濟上，如若牠也敢於和英國有一點勾搭的話，其結果也將如目前的阿爾巴尼亞一樣；在一個張伯倫先生出釣的早晨，爲義國所併吞，或爲德意所瓜分。

十日文萃

8•9合刊本期內容：

和平陣綫的現階段……張鐵生
戰鬥繼續着——向着勝利……麗尼譯
從廣東軍事局勢看敵人佔領海南島問題……葉厥孫
民富渡上（散文）……巴金
現階段朝鮮革命的政治任務……劉金鏞
南潯線上（報告）……華嘉
給費塔里科（譯詩）……黃藥眠
手槍（小說）……紫秋
在敵人後方的鄂豫邊區（通信）……譚則敏
和平村記（連載）……鹿地亘

今天出版 定價一角二分

桂林桂西路二六號本報營業部及和大書店經售

江蘇宿遷

陳毅同鄉鑒：前承代發本處捐冊四本迄未繳銷並無分文捐款茲因本處已經結束該項捐冊務請從速收回送交重慶江蘇同鄉通訊處註銷以清手續特登湘渝筑「中央日報」桂「救亡日報」奉聞

前江蘇同鄉長沙通訊處理事兼總幹事 羅星薇 金家鳳 啓

遺失聲明

鄙人遺失湘桂鐵路六三六號圓形證章一枚，除呈報作廢，特再登報聲明。 徐西伍啓

遺失中央儲蓄會會單啓事

鄙人所執中央儲蓄會第一零二一九號甲乙戶名王亞光半會會單一紙，業經遺失，除向該會掛失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嗣後該會單如再發現，概作無效。

儲戶王亞光啓

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吳敬恆

（甲）有人說：汪氏此次發表只「舉一個例」有兩個企圖：（一）是我們朋友那天聽汪夫人對「同志」訓詞。她說：「我們要達到目的，先要造成能把和的問題與戰的問題同樣讓大家自由討論，至少要使和的問題與戰的問題同樣公開討論，現在時候已經到了」。因此，汪氏便放第一聲大砲，想引起贊同呢？駁辯呢？鬧得一塌糊塗，企圖搖動人心破壞抗戰，可使敵人哈哈稱快。但汪氏夫婦竟敢犯這種賣國大罪，不但人格完全喪盡。且必惹起無邊柔憤。我以爲你如此宣傳，除了你的同行王梁之類以外，那裏還有中國人來相信你這些賣國降敵的宣傳，被你搖動呢？不過你宣告你自己人格被虜而已。至於對牛彈琴的駁辯，我知道都不願意嗅臭的來淘毛廁，我是叨在知末，應作最後一次的貢獻，汪先生，我以爲你是相信了敵人，而不相信朋友。你以爲敵國不承認國民政府作對講和的對手更眞了，所以你到如今，表面上還說是只勸日本與國民政府講和，你可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這些客氣話，試問你如不通敵，你有什麼資格能說你可以勸敵國與本國政府講和呢？我相信你到如今還是做這個夢，沒有醒轉來，還是以爲敵人只認你爲對手的話是眞的，而不是騙你的，所以你還是從容大方，很客氣很謙讓的要勸敵國與國民政府作對手，但是你自己一問你的內容，你葫蘆裏面所賣的究竟是什麼藥呢？老實勿客氣，我來拆穿你的西洋鏡說罷，你這個內容，就是到了相當時候，你就不客氣的出來，但現在國家已經被你們這班不負責任的沒有誠意毫無見識的奴才弄糟了，你們應該趕緊滾開，讓我來幹罷，一方面你又來裝作悲天憫人的話，出來說「不好意思來求日本講和，那最後只有我汪精衛萬不得已而出來救國，來作日本的對手」，在近衛的所謂「東亞新秩序」之下，「二衛」先生共同的來完成日「滿」支的「協同體」的大業，你們夫妻的計劃，豈不是這樣嗎？這我的朋友不是瞎說的，更不是我來開玩笑，你九日聲明對「大公報」五日所載你通敵賣國爲虎作倀，引狼入室的消息，還要自辯，不肯承認，但我所得到的材料證據，比「大公報」所載還要詳確，如果打起官司來，我還要到堂上拿眞憑實據來證明的，到那時你總沒有話可說了。（二）是宣露國防會議的紀錄，要使香港等處汪派造一種謠言說是「汪家艷電與政府是唱雙簧」，有書證據，但現在記錄披露，則使人知道南京會議與汪家艷電，並無絲毫因果，但見汪氏自己是一個和戰不定背寒追煖的人物罷了。且以雙簧論，汪氏歪戴了小帽，一心裏塗着白粉，在台前演手舞脚，近衛在他屁股後頭大唱「新秩序」，汪氏的手脚，應絃合節，不啻若自其口出，突然換了蔣先生在他背後痛駁「新秩序」，汪氏就在台前呆若木雞，手足都僵着不動，這可以叫看雙簧的小弟弟判斷汪氏與誰演的雙簧，小弟弟必大譁曰，我在告白看見的叫做「二衛雙簧」中日合演，只是小問題，我勸汪氏大人物不必注意，若犯了洩露秘密文件的大罪，來牟扯成一句廢談，更不值得。

（乙）洩露自身職務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經夠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隨意添改，僞造適於己意，尤不是要想領袖羣衆者所不應做，例如汪氏文上所引德大使又見于部長，「據稱：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這是記錄所無，而你代爲敵人來掩飾敵人，要德國政府來講和的地步，免惹敵國的怨恨，又對於排日問題「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記錄亦無。又唐孟瀟，白健生，徐次辰，顧墨三等談話，記錄亦無之，又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本有幾次機會可以謀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維爾塞條約簽訂時候，任人提出條件，不能不接受……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記錄又一字沒有。這是更應該爲德國陶大使聲明的，免得陶大使在德國受他政府的譴責，喪失我們中國外交信用，諸如此類之小竄改尚多，雖皆無關係宏要，祇是適於和議之足可掀動，然以中樞要人而能如此自由僞造，即使眞是不小心，利令智昏去充傀儡，你這樣不能忠於職務，豈不是小鬼見了你都會怕，所以不敢要你命嗎，你要小心，我想到相當時間，一定會給你一個殷汝耕式的下場，況且現在你夫婦想糾合「同志」釀成小亂，亦何以管束其部下，無非以僞相市而已，蘇錫文即爲其衛兵所圖，伏望汪氏保重。

（丙）汪氏自吹「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又云：「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怵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呢」，汪氏居然像煞有價事，革命青年黨魁，詩人，漢奸，搖身一變，又變爲老敎士，又你的女中豪傑陳夫人，她近來也常常嗟嘆戰爭中人民如何痛苦，忘了幫助你在漢口北平屢戰積世老婆婆，可惜你們夫婦暗中又在那裏縱恿「同志」，不恥小亂，準備組織「中央」，希圖竊取政權，作爲你向敵人進身之贄，只人家可就不看透你們的假面具，知道你們貓兒哭老鼠，其實可笑，還是勸你們善保「引刀成一快」的「少年頭」，始終老實爲好。

（丁）但汪氏最不相信的就是老實，他是志氣要想達到無上的高昂，差不多宇宙如有上帝，他還想蹈上帝而上，其實他無論如何的善變終變不了那條尾巴，人家看了生，他的尾巴到底是什麼呢？是慘綠少年。「不老的」是不懂邏輯爲何物的雄辯家，從前的書生，是也愛幾個臭錢的凡夫，從前我稱他爲僞君子，乃是我上了人家的當，什麼黨魁漢奸，都是他過渡暫居的頭銜，終要被人一脚踢開，提了尾巴再變，從極左變到極右，從極高變到極低，從極香變到極臭，他都無所謂，他自己以爲「不像秦檜，李完用那末簡單」，所以西湖上秦檜王氏的夫婦，用白鐵鑄成，對於他們夫婦至少要準備鎢鋼才稱他們的分量，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他變成了再說，我今感慨的，他既然知道，「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難道別人也就見不到，人家答復你也不過說主戰也不會分裂罷了，誰在那裏借抗戰統一呢，你反對什麼呢，你提出那個反對字樣，不過存心要煽動你的「同志」，替敵人起一個小亂罷了，此時你要在國內煽起小亂，這個搖身的變化，你還得了麼，不用鎢鋼候着孝　敬你們的百年後，還用什麼呢。

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乃是一句共同說順口的新名詞，沒有那個造了這個名詞而抗戰。開起這個名詞的內容，就是說除了極少數的漢奸，中國全體人民都是愛國分子，我也舉一個例，你所主持過的參政會，就是各黨各派的代表，因抗戰而統一集合，大家想到從前分裂的削弱國力，所以一合就不會再分，所以你也能相信「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統一裏面，又來了共產黨的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也共同抗戰。

你以爲共產黨是以搗亂爲天職，你又說共產黨能「表面化」，但直到如今却止見你公開乞降却不曾見共產黨的公開搗亂，共產黨能表面化，你却連表面也不化，你就是要實傳你個人和你個人的私慾，古人說，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與其退也，我們止曉得他們是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同來抗戰的中國人，如是而已，共產黨所要第一打倒的英吉利，尚可因民主集團而英蘇合作，中國把主張民治服從了三民主義的國人，乃反歧視，如何而可，你既一生鼓吹民主，居然看了反民主集團的行運，又想馬上跳槽，你提到共產不共產，無非想塗說中國實成共產，應爲以防共做幌子的侵略國所「膺懲」罷了。你說「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這話就是將你自己的計劃，明白宣布了，就是盼望不得共產黨搗亂，所以你先來做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勾當，如果共產黨中了你計，來搗亂，你的機會就到了，是什麼，就是你可以借求外援的名義，來借日本兵平內亂了，你這種用心，不是明代的吳三桂，朝鮮的李完用嗎，你倒行逆施，一至於此，你還有絲毫天良麼，你坐在中央黨部，不是一天，誰不跟了你對共產朋友苦口婆心，祝他們表面化，得自然共同建成三民主義的國家呢，你要公開了向敵人特別提到，是何居心，你主張了賣國的和議，還有本領使他們表面化，大家同他們共同愛國，你無法得他們表面化，這成什麼邏輯呢，好了，請你不以搗亂爲天性的摸着良心少看透點，老實做你的頭號引刀成快的少年，我得罪了你，將來願受你的處罰就是了。

我也奉還你「舉一個例」，就是你曾記得你在民國二十三四年做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時代，不是日本軍閥要求撤換察哈爾宋主席哲元嗎？你接到了日本軍閥的要求條件，就不問那一個也不問怎麼樣，更不問宋主席究竟有什麼過錯，應該不應該撤換，你就拿你誠意的外交負責的精神，用卓越超羣的見識，高明莫測的手段，趕快連夜的下命令，即將宋主席撤換，你就對日本軍閥俯首貼耳，奉命惟謹的遵辦了，不到二十四小時，把我們察哈爾整個的主權奉交日本軍閥了，而日本軍閥竟不費一彈，不流點血，和平的取得了察哈爾，你看這與上月哈柴總統奉送捷克國的情形，有什麼兩樣？計算時間，你的高明迅速的外交手段，奉送察哈爾比捷克的奉送還要快得多，其他實例，也不知有幾多，我只舉這一個例，已足夠表示你汪先生高見卓識聰明智慧的外交天才，向敵人能負責任的喪權，很誠意的辱國了，這樣的誠意，日本軍閥那裏還肯舍得了你呢，除了你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間，所以他們找到了王克敏梁鴻志二位還不够，必要對你說是祇有你汪先生可以做他們講和的對手，這是難怪他們的，因爲他們並不是有意要來勾引你，或有意來害你，不過有利於他們自己，使他們容易滅亡中國罷了，而你實在也並不是有意要來害日本，但是他們看你奉送察哈爾這樣的辦法，而且如此之快，就不能不使他們日本軍閥滅華的野心格外發揚，侮華的精神也特別高漲，因此得寸進尺，使得他日本軍閥就莫名其妙，忘其所以，連得他們自己傳統政策與最高軍略，都不管了，一直到了蘆溝橋七七開戰，他們猶以爲是中國人只有吃硬不吃軟，所以增派兵入關，無法無天的燒殺天津，佔領北平，還一意癡想我們國民政府像你任廿三四年做行政院長時代一樣，只要一用兵力，威嚇利誘，就可以簽字屈服，垂手而得華北了，不止如此，還要貫他們的心，派兵到上海，攻南京，直到佔領廣州武漢，汪先生你知道他們這是什麼？恐怕你還不明白吧，這就是要等到你出來代國民政府，同他們做對手啊！但是他們到了武漢，你還不肯出來做他們對手，你豈眞要他們打到西安南甯之後，你才肯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做對手嗎，如果他們到了西安南甯，傷亡了許多兵力，化費了好多軍費，弄到他們本年度六十萬萬作戰預算經費用得精光，這時竟攻不下西安南甯，或攻下了，而你如還不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來和他做對手，那你汪先生眞是害了他們，眞是對不起他們了，到這時你的好友日本軍閥，一定要詰問你「作你「舉一個例」中的「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一條路」的話不是騙人麼」你到那時，如恐不能答覆，我替你想只要說『我是中國人，我們打仗兵不厭詐，我現在如此，你們是失敗了，可是這才够得上是「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呵』這樣覆他，你不是成了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大政治家嗎，如果眞是這樣的結果，那我們將來的中日戰史上，中華民國得到了獨立自由領土主權行政完整的那一天，豈不是要拿你的第一功，記載在第一頁上麼，你還怕什麼有寃洗不清呢，想你如要報國揚名，留芳百世，只有如此，這是我老同志爲你代想的再好沒有的第一個方法，除此以外，就是條條是死路，請你珍重珍重，切不可走錯，如果弄到一朝失足千古恨的時候，那就追悔也莫及了。再會。（續昨完）